

《韵镜》版本述略

刘华江¹, 邓超群²

(1.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2.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韵镜》版本众多,且大多流传于东瀛日本。中国学者对此鲜有介绍。日本学者对此有介绍者,然所作皆为日文,不便中国学者了解。通过对目前所见《韵镜》各版本的考述,有助于提高学界对《韵镜》的认识,推动《韵镜》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韵镜》;版本;述略

中图分类号:H1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35(2011)06-0118-05

《韵镜》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等韵学文献,它和《切韵》系韵书一起构成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两个主要材料,也是研究整个汉语史的重要材料。然其流传过程颇为特殊。自宋张麟之第三次刊刻之后,该书在中国本土逐渐失传,在目前所见的中国古代史料里也未见著录。相反,《韵镜》于张麟之三刻后、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前(即公元 1203 年至 1252 年间)传入日本,并得以流传和拥有众多的研究者。《韵镜》在日本保存有众多的抄本和刻本,然这些抄本和刻本在中国本土很难得见,也鲜有学者加以介绍。因此,对目前所见的《韵镜》各版本加以简要地介绍和说明,这对《韵镜》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韵镜》简要介绍如下:

1、(玄),即元德三年(公元 1331 年)钞本《韵镜》。日本岩崎文库藏。目前所见最早的《韵镜》写本,写于日本后醍醐天皇元德三年,即公元 1331 年。据日本网站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所藏岩崎文库善本画像和马渊和夫《韵镜校本と广韵索引》第三部研究篇的前编“韵镜诸本考”中的“写本解题”,元德三年本《韵镜》残卷共有十页。据马渊和夫(1969),元德三年本实际上是玄惠的《韵镜》写本、关于平声和他声而写的一部分内容及反切闻书的一个断简,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神珙九弄图的写本,最后加上玄惠的后记^{[1](P342)}。作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韵镜》写本,元德三年本《韵镜》残卷虽然只存有十页内容,但却向我们传达了较为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我们全面地认识《韵镜》是有重要意义的。具体参照刘华江的《〈韵镜〉考论》(2010)^[2]。

2、(吉),即嘉吉元年(公元 1441 年)本《韵镜》。

藏于日本醍醐寺。日本古典保存会于昭和十二年(公元 1938 年)影印发行,附有桥本进吉博士的解说。共 28 叶,粘叶装订。封面的正面的右下方用墨笔写有“慈心院常□”。马渊和夫(1969)认为“□”里面以前大概为“什”字^{[1](P342)}。正文从第二张正面开始的,最初没有写标题,直入序例。最后书有“指微韵鉴卷终”。最后一张的正面正中央偏左的地方用墨笔写有以下识语:

嘉吉元年仲春候 溪律师俊庆

俊庆是醍醐寺的僧侣,住在慈心院。马渊和夫(1969)推测,嘉吉元年本《韵镜》殆是俊庆传到慈心院的^{[1](P343)}。全书除第一丁以外均有墨界(墨界,在纸上用墨笔画的线),全部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序例部分用墨笔加有训点,并注有与其它版本的异同。

3、(宝),即宝德二年校合本(公元 1450 年)《韵镜》。旧以为应永本。日本东京教育大学国语研究室藏,另见于日本筑波大学和汉贵重图书电子化数据画像。该本卷末“指微韵鉴卷终”后有如下“奥书”(奥书,相当于汉语的“后记”、“跋”):

延庆二年十二月书写毕 书博士清原元宣

应永龙集小春廿五日于藏氷轩下写之 桑门光

*收稿日期:2011-08-28

基金项目:安徽省 2011 年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韵镜》综合研究”(2011SQRW138ZD);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集韵》音切来源及其语音层次研究”(11YJC740064)。

作者简介:刘华江(1977—),男,安徽六安人,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音韵学;邓超群(1979—),女,广西北海人,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日词汇比较。

睦泚笔

宝德第二重九月念九日以东寺逡本加校合毕件本以折本书写之云 所 落字磨灭之故欤

由以上“奥书”可见,此本原本为书博士清原元宣于延庆二年抄写的一个本子。应永元年,桑门光睦又以此为底本加以抄写。宝德二年又有人以其它版本进行“校合”。今所见的这个“应永本”即为宝德二年进行校合而产生的一个版本,而非学界此前所认为的是应永元年原本。

4、(延),即延德识语本《韵镜》(公元 1490 年)。日本龙门文库藏。据马渊和夫(1969),该本共五十七张,在封皮上写有“聚分韵略卷之一”。在封皮上所写的这些字的上面可以看出好像曾贴过标签纸的痕迹。右边写有“韵镜完”。“韵镜完”的笔迹和“聚分韵略卷之一”的笔迹不同。第一丁上面附有《聚分韵略》的书写废纸(这里的废纸指的是书画等写坏的不用了的纸)。这个笔迹和正文的笔迹也不同。也许是在书写《聚分韵略》时使用却又写坏后废弃的,《聚分韵略》书写者以外的人在书写《韵镜》时作为封皮使用的。这一丁后来也许被收藏者误认为是封皮就装订了进来。在封皮“聚分韵略卷之一”这些字的上面还贴有一个纸片,在纸片上面写了《韵镜》的题签。这个纸片脱落了,所以后人在右边重新写了“韵镜完”这几个字。二十三转左右两边纸的中间贴有“五韵拗直五位之图”,这是江户时代的东西。最后之前一张的正面和四十三转背面写有加进了悉昙的五十音图,在五十音图上加注了“汉字韵”、“相通”、“五行”等。最后一丁写有如下识语:

入唐僧广真首座教授麟易越溪 令教授越一白山平泉寺治部卿易贤 日本延德二年庚戌六月九日易(花押)

识语笔迹与正文不同。延德二年是一四九〇年,由此可以推断延德识语本《韵镜》正文的抄写时间当在延德二年之前^{[1](P343-345)}。

5、(福),即宝生寺本《韵镜》(公元 1491 年)。日本横滨宝生寺藏。日本相模工业大学纪要第 14 卷第 2 号于昭和 55 年(公元 1980 年)影印发行,前有清水义秋所作的解说。该本前面封皮上写有“韵镜全”字样。在封底的前一页写有如下“奥书”:

本云建长四 二月十二日书写了^{明了房}_{信范}

本云以多本令见合书之就韵字假名印融私付之了(此行为小字朱笔)

本云文明十九年玄阳七日以印融御本书了

觉范^壽

本云于崇长亨貳年戊申小春廿八日书讫笔者顺真^{長傳}

于武州麻生乡王禅寺花藏院以觉范本写之多年什贤御

凭候间为形见写进也 传领神贤^壽

于崇福德貳年 暮春十七日 书了 笔者智咩之求主镜任房(此行字迹为别笔)

6、(六),即六地藏寺善本《韵镜》。日本昭和 60 年(公元 1985 年)汲古书院影印发行,后附有沼本克明的解题。该本无奥书及抄写者题署。沼本克明(1985)在解题中认为该本大概是在日本室町时代后期抄写的^{[3](P583)}。时间在公元 1467—1573 年之间。

7、(文),即文龟二年(公元 1502 年)本《韵镜》。马渊和夫(1969)指出该本在哪不清楚,只是从其学友大屋德城氏那里得知在高野山宝寿院藏有龟田次郎氏写的《韵镜古注和道惠抄》(立命馆文学三之七),在该书的后面写着“文龟二年八月廿八日书毕”^{[2](P345)}。马渊和夫自己未见。据马渊和夫(1969),在昭和十六年七月的弘文庄待贾书目里有以下记载:

书的大小是竖八寸六分,横六寸九分,袋装,序文部分有墨界十一行。用朱笔注有假名。卷末写有一行:

自现师良意法印相传高野山慈持院当住阿闍梨快盛

于文龟二年八月廿八日 书毕

浓蓝色的原表纸的左上角写有“韵镜”,右下角署名为“快舜”^{[1](P345)}

然马渊和夫在《韵镜校本》中又明确引用了该本,可见马渊和夫后来见到了该本。

8、(仙),即大永二年(公元 1522 年)本《韵镜》。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据马渊和夫(1969),该书记有如下奥书:

大永第二晚秋中旬之天 写之讫 多闻寺教月坊什物 笔者明照十八^{[1](P381)}

马渊和夫(1969)认为该本属于信范本系统^{[1](P382)}。

9、(享),即享禄本《韵镜》(公元 1528 年)。据马渊和夫(1969),享禄原本已经不存。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韵镜》,龟田次郎认为即为享禄板的无跋本。马渊和夫对此进行了确认,最后认为就是享禄本。据马渊和夫(1969),享禄本现在还有东禅寺本、身延山本、米沢图书馆本、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本等

写本数种。东禅寺本,佐藤琴子所藏;身延山本,身延文库藏;米沢图书馆本,马渊和夫本人亦未见;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本,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藏^{[1](P363-367)}。

10、(龙),即龙谷大学所藏本《韵镜》。该本无奥书及抄写者题署。龟田次郎认为是享禄本的无跋本。马渊和夫认为就是享禄本。该本从版式上来说与永禄本《韵镜》最为相似。

11、(天八),即天文八年(公元1539年)本《韵镜》。日本岩崎文库藏。马渊和夫(1969)认为其格式与享禄本同^{[1](P367)}。第四十三转图后面写有享禄本的跋文。跋文后面有小字写有如下识语:

己亥三月吉日书定毕 执笔文隆 岁次三十八岁

最初的年号不明。马渊和夫(1969)认为:据该本书写的特征当是天文八年抄写的,该本殆为以在享禄本的基础上加上其它的版本加以校合后的本子为底本而抄写的一种版本,在享禄本发行以来仅十一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抄本,此殆为享禄本在当时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不受欢迎的一个有力的佐证^{[1](P367-368)}。

12、(国),即天文十九年(公元1550年)本《韵镜》。日本国立国语研究室藏。据马渊和夫(1969),该本后面写有以下奥书:

天文十九年上章庵茂夷则上旬下 総差之客长 叶房笔 求主秀山仙

庆长廿年正月吉日感得之了奥胤仙顺分^{[1](P382)}

13、(古),即永禄七年(公元1564年)本《韵镜》。永禄本是在享禄本基础上改刻的一个版本。该本第四十三转图后面写有享禄本的跋文:

韵镜之书行于本邦久而未有刊者故转写之讹乌而焉焉而马览者多困彼此不一泉南宗仲论师偶订诸本,善不善者且从且改因命工镂板期其归一以便于览者且曰非敢扩之天下聊备家训而已于戏今日家书乃天下书也学者思旃

享禄戊子孟冬初一日 正三位行侍从臣清原朝臣宣贤

跋文后记有如下刊记:

顷间求得宋庆元丁巳张氏所刊之本而重校正焉永禄第七岁舍甲子王春壬子

黎庶昌的《古逸丛书》所收即为此本。该本在国内流传最广最为常见。除此以外,据马渊和夫(1969),同为永禄本的还有日本岩崎文库藏本(木村博士旧藏)、日本高野山明王院藏写本、龟田次郎所藏民国十八年誊写版本^{[1](P368-369)}。

14、(永),即永禄校合本《韵镜》。永禄七年刊行的《韵镜》刊本是在校正了享禄版的基础上改刻的。当时用以校正的那个版本就被称为永禄校合本。马渊和夫(1969)认为,据永禄本的刊记,永禄七年用以校正的版本好象是庆元丁巳的第二刊本^{[1](P353)}。但马渊和夫(1969)在考察了该本同信范本、元龟本、延德本等诸本的异文后认为,永禄本的这个刊记是不可靠的^{[1](P353)}。

15、(元),即元龟本《韵镜》(公元1570年)。佐藤琴子氏藏。佐藤仁之助氏在《韵镜研究法大意》中有介绍。据马渊和夫(1969),该本封皮上有佐藤仁之助氏用墨笔书写的“(吉)同型 元龟本古写本韵镜”字样。但是马渊和夫认为该本和嘉吉元年写本同型是不可能的。该本有如下跋文:

元龟二岁辛未梅月上旬日 孝山老衲书之^{[1](P347)}

16、(天正),即天正十五年(公元1587年)本《韵镜》。见于筑波大学和汉贵重图书电子化数据画像。该本卷末有如下跋文:

天正十五年元九月廿一日书写之上求提生人值遇为也 玄

三八七

“玄”字后殆有残缺。

17、(正),即元和本《韵镜》(公元1619年)。日本高野山正智院藏。据马渊和夫(1969),该本写有如下后记:

正智院一代觉深法印之弟子 深应仙学房 元和五年七月廿六日 十七岁^{[1](P347)}

18、(开),即《韵镜开卷》所载本《韵镜》(公元1627年)。《韵镜开卷》开头记有:

近世流布韵镜诸本有文字多少局位同异模写展转讹谬非一故求反音者多困不得正体……(中略)……今依传来的本并师说检考定诀削不善从善以备翻切之正证童蒙必由是而取之则亦一快 矣

据马渊和夫(1969),《韵镜开卷》在正文里列有该本与“传来的本”之校异,据此可以了解“传来的本”的面貌^{[1](P353)}。

19、(宽五),即宽永五年(公元1628年)本《韵镜》。日本“勉诚社文库17”影印的即为此本,附有铃木真喜男的解说。该本书名“韵镜全”的前一页写有切韵法五则;书名页和张麟之序例开头“读书难字过”之间有一页写有“五音五位之次第”,皆殆为流传过程中日人所加。第四十三转图的下一页右边写有“指微韵鉴卷终”字样,居中写有如下后记:

韵镜之书四十三转而导之者在序例矣故今加和点于序例以寿梓而已

肯宽永五年戊辰孟夏吉辰

铃木真喜男认为该本是日本古活字本的复本,是江户时代初期《韵镜》刊本的代表^{[4](P120)}。

20、(宽十八),即宽永十八年(公元1641年)本《韵镜》。该本是根据享禄本复制的一个版本。写有如下后记:

宽永十八岁八月吉辰 二条通鹤屋町 田原仁左卫门梓行

21、(明),即明历二年(公元1656年)本《韵镜》。是以宽永十八年本为底本复制的一个版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有收藏。第四十三转图的后一页写有享禄本的刊记。跋文左侧写有如下刊记:

明曆二年初秋吉祥日

22、(佐),即佐藤本《韵镜》。佐藤琴子氏藏,佐藤仁之助氏旧藏。据马渊和夫(1969),该本封皮上面盖了一张白纸,白纸上有佐藤仁之助氏用墨笔写的“古写本 信范本同型韵镜”字样。封皮上面有题签写有“韵镜古写本 墨水珍藏”。该本被推定为室町中期的版本,但由于该本没有后记,所以无法得知其抄写的确切年代。

关于“信范本”《韵镜》,据大矢透《韵镜考》里的介绍,该本有如下后记:

本云 建长四年二月十二日书写了明了房

弥勒二年丁卯三月十五日书写了 主什舜

韵之字假名私印融付之了

武州多西郡小河内峯 于昙华庵书之了

庆长十年九月求是

高野山往生院于宝积院深秀房从手前是传者也

生国讃州屋岛之住僧也 龙严 俊善房之

今八俊之

然信范原本已毁于震火,现只能通过《韵镜考》以窥一斑。马渊和夫(1969)据大矢透对信范本的描述与佐藤本进行校合后认为,佐藤本和信范本属于同一体系^{[1](P348)}。

23、(理),即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别本《韵镜》。马渊和夫(1969)认为此为《韵镜》古写本。卷末写有:

习对尧蒙格式^{[1](P383)}

24、(上),即上野图书馆本《韵镜》。上野图书馆所藏的只是关于“韵镜序”的一个残卷,共六张。马渊和夫认为,从笔迹上来看当是室町时代的笔迹。同时,马渊和夫(1969)认为该残卷是把“韵镜序”单独作

为一册来抄写的,其后并无正图^{[1](P350)}。

25、(和),即和长大纳言本《韵镜》。据马渊和夫(1969),川濑一马藏宽永十八年刊记本《韵镜》的一本《韵镜》上面有朱笔的校合,并写有如下识语:

明治廿三年十月廿二日就藤原言继卿所写菅原和长大纳言手写本校合讫

在封底的内侧用墨笔写有如下的内容:

兹镜新造者为拟儒术之证本凌染老生之秃毫志之所腆先七八个年间捡之旧本之多误披阅先贤诸钞而董改者缮书如此岂不为证的哉

大永六年秋九月 日 五更老儒菅和长 六十七岁

此韵镜借东坊城前亚相和长卿本令写之于序者证本之同笔下河原新宫号上乘院宫道喜当朝弟被染下尊翰者也再三校合加朱点等何不为证本乎

大永八年仲夏日 中大夫仓部羽林郎藤言继生年廿二岁^{[1](P352)}

据此,该本是菅原和长在大永六年(1526)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调查了旧版本的疏漏、错误和披阅了先贤诸抄的基础上作出了校证、在大永八年由藤原言继抄写、通过再三校合后再加朱点而形成的一个《韵镜》版本。

26、(大),即大矢本《韵镜》,也即大矢透在《韵镜考》里所介绍的信范本《韵镜》。参照第“22”条之“佐藤本《韵镜》”。

27、(天)。马渊和夫《韵镜校本》引用的一种版本,具体情况不清。笔者未见。

28、(日),即日刊本《韵镜》。龙宇纯《韵镜校注》里引用的一种《韵镜》,台湾大学藏。笔者未见。

29、(北),即北大本《韵镜》。北京大学1934年影印。龙宇纯《韵镜校注》里有引用。

限于篇幅,文章以尽量少的笔墨简要介绍了目前所见《韵镜》各版本的情况。目的主要有三:其一,国内对《韵镜》各版本鲜有介绍,即使有少数学者提及,也往往是一笔带过。日本学者中对此有介绍者,然所作皆为日文,不便中国学者了解。因此,关于《韵镜》各版本仍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急需明确;其二,我们只有了解了《韵镜》各版本的情况和各版本在《韵镜》发展史上的坐标地位,我们才能权衡各版本的轻重,也才能对各版本反映出来的语言现象进行比较准确的判断、定位和取舍;其三,从介绍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版本的《韵镜》都有“奥书”。这些“奥书”,有的仅指出抄刻但未言及校订,而有的则明确言及曾据其它的版本加以校订。这些内容对我们准确地把握《韵镜》

的各个版本,理清《韵镜》的流传情况,认识《韵镜》层累的性质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只有准确地认识了这些,我们对《韵镜》的研究才能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1]马渊和夫.韵镜校本与广韵索引(新订版)[M].东京:岩南

堂书店,1969.

[2]刘华江.《韵镜》考论[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3]撰人无考.《韵镜》(六地藏寺本)[M].东京:汲古书院,1985.

[4]撰人无考.《韵镜》(宽永五年本)[M].东京:勉诚社,1977.

On the Versions of Yun Jing

LIU Hua-jiang¹, DENG Chao-qun²

(1. College of Culture and Medium,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Yun Jing, and most of them were spreaded in Japan. Few Chinese scholars have introduced these versions, while some Japanese scholars have introduced them. Since most versions of Yun Jing were written in Japanese, Chinese scholars hav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them.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m briefly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versions and promote our research on Yun Jing.

Key words: Yun Jing; version; brief introduction

(上接第 17 页)

桥流水平沙,古道凄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种《词综》版本与《庶斋老学丛谈》老本的差异在于:“瘦藤”作“枯藤”,“远山”作“小桥”,“人家”作“平沙”,“西风”作“凄风”,“斜阳”作“夕阳”,“去天涯”作“在天涯”,而与通行本比较,仅有两处不同,即“人家”作“平沙”,“西风”作“凄风”,范春义认为,这是通行本混入了老学丛谈本的表现。参见范春义:《天净沙·秋思》是马致远作的吗?载《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3期第46—51页。

参考文献:

[1]蒋济永.《秋思》的诗意生成与学理阐释[J].名作欣赏,2002,(4):95—98.

[2]张丛林.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艺术表现[J].安徽教

育学院学报,1999,(3):59—60.

[3]高玉.化景为情情景交融:浅析马致远《秋思》的意境美[J].名作欣赏,2002,(4):93—94.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范春义.《天净沙·秋思》是马致远作的吗?[J].古典文学知识,2008,(3):46—51.

[6]史智鹏.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创作新探[J].黄冈师专学报,1990,(2):45—47.

[7]陈绍华.《天净沙》《秋思》摭谈:兼与朱勤楚同志商榷[J].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6,(1):60—64.

[8]熊建军,单晓云.“以乐写哀”不足取:兼及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版本问题[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5,(1):5—7.

On the Logical Paradox and Its Resolution of Tune to “Sand and Sky”—Autumn Thoughts

WANG Xi-sheng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une to “Sand and Sky”—Autumn Thoughts, which is said to be written by Ma Zhiyuan, includes the dual logical paradox of situation and reasonableness. The logical paradox is the result from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Tune during its spread. To resolve the paradox, we should reconsider and change the words in the Tune, corre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ituation and the reasonableness, and change the name Ma Zhiyuan on the Tune for the real author's nam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respect and maintena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 Tune to “Sand and Sky”—Autumn Thoughts; logical paradox; right of authorship